

奉使俄羅斯行程錄
出塞紀略



出塞紀略

錢良擇撰

中華書局

出塞紀略

清 虞山錢良擇木庵撰

康熙戊辰夏五月朔日壬申。皇上御乾清門。奉使內大臣索額圖、修國璋、馬喇等率同使諸臣進見。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張鵬翮、兵科給事中臣陳世安特膺簡命。同預參畫。綸言指授諄諄。受命陛辭而出。初二日癸酉。滿漢文武諸臣寅出德勝門。上以遠使絕域。宜加擁衛。命選精騎萬餘人隨行。古卿行旅從之義也。私從僕馬復踰萬計。隊伍嚴肅。列幟井然。霞旆霓旌。飛揚空際。連亘二十餘里。京師內外夾道聚觀。赫赫傳爲盛事。兼命皇長子乘騎躬行二十里。至清河慰勞使臣。宣賜乳茶。諸臣望闕謝恩訖。卽整旆而行。午過沙河。晴暑特甚。夜屯居庸之南口。萬峯環翠。山風陡作。俄頃而息。迴顧神京。已南去九十里矣。初三日甲戌。天晴無風。是日自早至暮。竟日山行。石路崎嶇。時蹶馬足。兩峯壁立。中爲通衢。愈登愈高。不知其所止極。十五里至居庸關城。城門顏額曰天下第一雄關。名稱其實。蓋京師北面之極衝也。淮南子曰。天下九塞。居庸其一。可見險要自昔而然。出關山勢尤奇。危峯插天。翠屏丹嶂。掩映復疊。三里至陰涼崖。山高蔽日。因以名焉。有白鷺飲啄其下。又五里至彈琴峽。水流其間。潺湲有聲。峽端綠崖置屋。若凌虛然。峭不可梯。諦視莫得其所由登之路。又三里至居庸上關。城稍低而山益高。又十二里至八達嶺。迺山之絕頂也。胡嶠記自居庸西北入石門關。關路狹隘。一夫可以當百。迺中國控扼契丹之險。或以爲此卽

石門關也。元人以爲居庸北口。築城設戍。卒於其上。山水記。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。若建瓴。若窺井。昔人謂居庸之險。不在居庸關城。而在八達嶺。信然矣。下山路漸平。五里至岔道。卽平原矣。志云。岔道有二路。自延慶州至四海治爲北路。自懷來衛至宣府爲西路。八達嶺爲居庸之襟吭。岔道又居庸之藩籬也。自居庸南口至岔道。計程五十里。凡過長城六層。地勢北高南下。相去不知凡幾。岔道號稱平地。然已高出京師萬山之上。絕險天設。豈偶然哉。又行二十里。過榆林驛堡而屯。回顧山巔。城痕高下。如線束蜂腰。然坡間馬蹠花特盛。卽吾鄉書帶草也。得詩一首。

題居庸關

大地如屋廬。面南而背北。北向瑾其戶。以拒朔風力。偉哉居庸關。鎖鑰奠北極。百里拱神京。脅脅勢相直。萬峯層疊起。左右爭輔翼。或盤若屏風。千仞排劣削。或鈐若劔鏑。刻削聳旋側。高下線以城。數重正練織。羊腸中貫之。一線乍通塞。峭壁夾東西。紅日午爲黑。奔泉琴瑟鳴。怪石虎豹匿。飛鳥不能過。雲霞亦異色。山靈似有知。各效環衛職。吁嗟開闢初。造化何奇特。設此作保障。今古擁王國。我乘使者車。憑軾壯胸臆。忘其驅騁艱。叱馭過偏仄。作詩紀天險。兼以歌帝德。

初四日乙亥晴暑。二十里至懷來。十五里至狼山。又一十五里屯土木堡。山風甚急。更餘微雨。

按懷來卽北齊之北燕州也。唐改稱爲媯州。五代皆石晉割賂契丹。又改稱可汗州。金廢其州。至明初。改置懷來衛。靖難兵起。成祖謂懷來未下。居庸有必爭之理。遂拔懷來而守之。山後諸州以次降附。于

是北平之肩背益固。土木名統漢。唐初高開道據懷來時所置。後訛爲土木。明正統末。車駕至此。困於
也先。

初五日丙子。晴暑。二十里至沙城。卽隋總管李崇拒突厥之所也。旁多白花甚香。不知其名。又二十里至保安州。本石晉奉聖州也。以納于契丹而名。又二十里至雞鳴驛。飯於城腳之下。又五里至下花園。又十里至上花園。峯巒迴抱。流泉遶之。水光山色。應接不暇。迺遼肅太后行幸故地也。泉中多細魚。水急不可垂釣。晚大雨驟作。避於柳陰之下。旣霽。傍山而行。

午行

時雨天中節。浮雲塞外身。葵榴誰勝事。沙磧自良辰。披葛涼添絮。傳杯礪滌塵。神京三百里。南望月鉤
新。

初六日丁丑。大風從東北起。驚沙撲面。磔磔有聲。微雨隨之。馬不能進。勉力行四十里。至宣府。城周圍數
十里。萬瓦鱗次。樓坊櫛比。可敵江。淮間名郡。誠邊城一雄鎮也。

按宣府係秦時上谷郡地。明初洪武四年。詔盡徙其民於居庸關內。而虛其地。二十六年。改置萬全都
指揮使司。設附郭宣府左右二衛。以是爲西北腰膈要害之所。駐兵三十萬鎮遏之。歲輸金穀餉餽。所
費不可勝計。本朝內外一家。邊庭無事。駐防甲士。不過數千而已。

暑甚權憩城北古廟中。晚大風止。又行十里。至柳河川而屯營焉。口占一律。

上谷道中遇風

陡然晴旭掩朝暉。動地雄聲肆吼威。橫掃亂雲天際去。猛驅驚石馬前蜚。無邊塞草翻青浪。一派征人響鐵衣。似爲聖朝張武烈。故憑餘力展旌旗。

初七日戊寅。晴朗無風。亦不甚暑。行共五十里。至張家口下堡。城周五六里。明宣德四年所築。商賈輻輳。居然一大都會。大抵北邊近塞。自有明三百年來。歲受蒙古之擾。干戈頻迭。戰守無時。其苦累備至。逮我朝定鼎。滿漢爲一。蒙古諸色上下人等。並無侵寇。出入止憑符信爲驗。入塞之際。有無貿易。如一家人。故其居民安業。日趨繁庶。不讓中原大郡也。又五十里。至上堡。其廣與下堡等。然其南面無城。北爲長城。橫截山腰。出城卽蒙古界矣。

按前漢書。燕築長城。自造陽至襄平。置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郡。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。置雲中、九原、鴈門、代郡。秦始皇帝兼併六國。因邊山險。鑿谿谷。可繕者繕之。西起臨洮。東至遼東。萬餘里。並令蒙恬修築。北卻匈奴於漠外。此長城之盛也。今考所謂造陽地。在上谷界中。則是地之長城。蓋燕所築而秦所修也。

出塞里許。憩於道傍大石下。石高十餘丈。南障日光。可蔭數人。下有碧澗。澗邊泉源湧出。大如盆盎。潺潺有聲。掬而飲之。甘涼特異。斜陽掛嶺。又行數里而屯。得詩二首。

長城行

吁嗟哉。燕王秦始先後爭雄豪。築城千仞忘其勞。丹崖翠壑聳高下。玉環素練圍週遭。錯錯爲筋石爲骨。峨峨鍵鑰金墉牢。一坏半割坤維斷。判然中外分山腰。臨洮其頭遼海足。九羣雄據摩層霄。想嘗役夫舉杵時。豈惜億衆聲啼號。胡不更北數萬里。并包漠北爲農郊。壯圖氣盛止於此。其餘割棄資蓬蒿。荒哉二世欲施漆。蔭室蕩蕩徒傳嘲。千秋數姓恃此險。緣邊未免聞鳴鵲。吾皇神武馭以德。窮髮遠近均恩膏。大開關城置郵遞。骨都頡利爭來朝。

出塞口占

黃日壓邊城。風搖大將旌。弓刀三萬騎。一騎是書生。

初八日己卯。晴寒如京師九月。行十里許。上高山。石路礧礧。頗多覆軍。亂山層疊。殊無林木。草特肥茂。有水遶石而流。山麓路傍。間有居民房舍。行六十里。屯於察罕陀羅哈打八。察罕陀羅哈譯言北首也。打八譯言嶺也。自入蒙古。其方言雖異中華。然既歸附本朝。每歲朝貢。其土語及字義。理藩院官吏多備曉之。故所歷地名與方物等。猶能以滿語及中國字音通譯之。暨入噶爾噶界。則雖通好日久。而地名不能全曉矣。

初九日庚辰。晴暑。土馬蚤發。石路偏仄難行。七八里外。道漸平。地多花草。有蕨簇如圓蓋者。莖紅花白。其開也自邊而中。故多中紅邊白者。全放則純白矣。有黃類金雀者。有白瓣五出香似麝者。皆不知名。道過蒙古帳。見其斲木爲門。頂上中空。覆片毡於其外。以繩牽之。晴啓雨閉。正中疊石作竈。上加鐵圍。用以安

釜。蒸馬通以烹飪。北置木榻。高可尺許。其臥所也。衾褥皆羊皮爲之。旁置一木櫝。貯食用物。貧者并此無之。以革褸毡席地而已。牛溲馬渤。狼籍徧布。臭聞帳外。而彼獨寢食其中。無異枉席也。蒸漿爲酒。從人有以鈕易醉者。行五十餘里。屯八盧哈蘇泰。譯言柳條溝也。溝水甚清。然絕無所謂柳條者。意或舊日有之。相傳不改云。遙望北山。穹廬簇簇。畜產成羣。黑白相錯。如疊雪堆雲然。晚。御前侍衛至。傳上溫旨。慰勞羣臣。頒賜牛四百頭。羊六千口。

初十日辛巳。早起陰雲蔽天。跨鞍行。不數里。驟雨大作。岡阜多岐。中途失道。詣蒙古帳避雨。但其中牛羊男婦。雜沓而居。覺穢不可入。不得已。遂冒雨前進。委曲尋路。行七十餘里。屯哈爾哈冷。亂山環抱。譯言古屯田地也。控衣出水。人可升餘。晚。雨止。復見晴色。

十一日壬午。曉晴寒甚。露重如珠。帳幄沾濕。行十里許。有黃羊突出。約十餘口。狀雖似羊。而蹄高如鹿。其行若飛。逐之不得。有鳥名阿蘭。其大如鳩。而褐色。迎風飛翔。力竭乃下。從人多於草間探得其雛。中途見榆樹一株。矗立道左。高四五丈。出關以來所未見也。又有石槽石礮。遺棄荒郊蔓草間。意舊有民居。午餘暑甚。共行百有餘里。屯招哈窩兒。譯言莊地。其地平衍如掌。四面皆山。山下有泉。泉傍茅舍分列。地多耕種。云是內大臣所置莊也。

十二日癸未。曉晴。日有暈環。行十餘里上山岡。一山未盡。一山復出。愈登愈高。上多下少。出塞以來。地勢皆然。而是日所經爲尤甚。山有喇嘛葬處。疊亂石爲墳。其高丈餘。其上徧插旗槍。以木爲之。類優人所執。

者。去大路二三里有喇嘛廟一所。磚石蓋成。純似佛刹。四隅縛竿懸旗于上。氈帳繞之。野田中有二石幢。圍盈抱。長三尺許。四周鐫字。下截爲清書。有能辨之者。上截字類梵書。不可曉。字皆硃填。意亦喇嘛所置也。午餘暑甚。暫憩山阿。旁有清泉。以手掬而飲之。涼爽沁腹。共行百餘里。屯於他喇布喇岡。原圍抱。形類招哈。廣則倍之。地有流泉。廣丈深亦及丈。曲折萬態。縈紆而西。中有魚。長五六寸。類陽鱚而短鬣。可捕易得。土人埋耕具於水次。埋鑿薪于地窖。而移屯于他所有發而見之者。其人馬上相逢。亦以摟抱爲禮。有喇嘛曳囊駝求售。而能漢語。訊之。蓋平涼人也。

十三日甲申。晴爽早行。平山綿衍。有二石幢。疊立荒原。圓長如昨所見。上置二磚。下復有斷磚數截。墜于地。俱鐫蒙古書滿其上。莫之辨也。有石碾。圍徑五六尺。製如藥肆之鐵砧。其下砌石爲槽以承之。圓轉如環。徑三尺許。而槽厚纔半尺。碾厚亦不及三寸。不知何所用之。同行有得阿蘭鳥雞。以見遺者。其母飛繞哀鳴。殊不畏人。因命從者釋之。刷羽飛躍而去。行五十里。屯阿盧蘇泰。華言蘆溝也。相傳以蓄蘆葦。今已無之。其地兩山對峙。大道中通。屯營相望。宛轉十餘里。若畫圖然。泛水流道傍。上清下濁。甚便汲者。有花色深紅而葉如豌豆。簇葉成穗。名長十八。元人詩有忽見一枝長十八。摘來簪在帽簷邊。意卽是也。晚大風起。天外雨腳盤旋。不及屯所。飛沙透幄。堆積遍地。飲食無非沙也。糧車在後。追不能及。有蒙古人助從者。負米先送至。犒之以飯。無寸餅而立盡數十盂。計兼六七人之食。然驅幹中人爾。是日得詩一首。

咏長十八

深紅若個種黃沙。艷色還疑出漢家。三十六宮春欲去。平分一半與閒花。

十四日乙酉。侵晨大雨。辰盡乃晴。行四十里。至鄂託呵。平臯千頃。萬山環之。水流地中。廣不數尺。千迴百折。自西北而東南。芳草綠絳。不見沙土。紅花蓋之。遠近掩映。鮮嫩如片霞。意卽胭脂草也。雷雨大作。雨雹如彈。凡人畜被擊俱辟易。晚霽始克屯營。二僕從而後。兼程追及。夜黑不辨路。以手就地捫馬通之。燥濕以識道途。是晚既至營。後有蒙古人以畜產爲市。始用茶布。不用銀錢矣。夜嵐氣滿山。本日得詩一首。

馬上見胭脂草作

攪轡行吟日欲斜。忽驚沙草變繁華。乾坤何處無殊色。沙漠居然饒麗花。寒重故留春入夏。艷多渾訝霧籠霞。畫圖人面來時路。猶爲香魂襯鈿車。

十五日丙戌。曉晴。四山清皎。忽有白霧如正練。縈繞水涯。瞬息間自下而上。瀾漫蔽天。對面不相見。食頃而散。輕陰微雨。道傍紅花滿地。黃花間之。爛若披錦。紅者五出雙瓣。有花無葉。黃者其形類金錢菊。薄荷蒿艾尤多。馬蹄踐之。香聞數步。行至五十餘里。忽見高山當面。望之無路可通。近而卽之。晝然中分。兩崖壁立。中爲坦道。以達往來。天造地設。絕無登陟之勞。窈窕盤旋。貫山而進。流泉一道。隨路曲折。或左或右。蜿蜒而西。山石尤奇。石穴中空。不知淺深。如甕如屋。凡數十處。相傳爲文殊趺坐藏修之所。或如伏虎。蹲踞崖端。或如筆架。或如劒鋒。森森散布。上下皆有樹。爲樺木。爲山楊。有大盈抱者。山蒼樹翠。十餘里掩映相屬。塞外佳勝。未有過此者。山名抑母陀阿訛。南去大同不遠。蓋出關以來。路皆西行。是日稍折而西北。

也。權憩山盡處。水邊樹下。草特肥茂。縱馬飽食。有垂釣者。水急不能得魚。驟雨忽作。旋止。又行二十里。屯於迭不遜哥兒。譯言山坳也。其地平而四面皆山。一山名和碩克。華言肺也。對面名諸勒克。華言心也。蓋皆狀山之形。山巔有九十九泉。伏流而下。匯爲長河。直達歸化城。

按。魏書。天賜二年。登武要北源觀九十九泉。武要。定襄郡屬縣。在大同西北。水經注曰。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千餘里。又按。遼志亦載鹽澤九十九泉。意卽是也。

十六日丁亥。晴爽。可人行十六七里。遇有土城。基址尙存。城門四面。雉堞宛然。城內山岡橫亘于城之中。若十字然。瓦礫布地。空無居民。圍十里許。西南兩山雄峙。頂方如印。從下仰面望之。如壘石築成者。徧求數里內外。絕無土著一人。無由詢其地名。自城以北。地多開墾。頗饒耕具。又行二十餘里。道旁有河。流水澄澈。中多白石。磷磷相錯。有魚長五六寸。以至尺許。兼多青蛙。較小于中土所產者。土人嗜之。謂其味極佳。蒙古之珍饈也。又行十餘里。上峻嶺。嶺名突兒城打八。譯言最高嶺也。直上四五里過嶺。地皆黃沙。路平而甚窄。兩山夾道。亂樹蒙茸。山巔多樺樹。山麓多榆樹。草尤肥。青葱翠蒨。高可及膝。又行二十餘里。屯舍喇迭不遜。譯言平地也。平原如砥。有樹數十株。有土室三四所。河水築之。境界頗勝。其屋皆喇嘛廟也。急雨旋霽。涼風襲人。得詩一首。

過空城故墟

創建自何代。形模尙略存。霸王人掃跡。興廢土留痕。沙場岡身斷。山孤石勢尊。思爲鮑昭作。攀弔與誰

論。

十七日戊子。涼爽如深秋。平明起行。馬首向北。一望地皆平坡沃饒。頗多種麥者。不知其何時收穫也。行五十餘里。復見空城。基址頽壞。甚于昨所經者。其大相彷彿。浮屠一座。高踞天半。六角七級。純磚砌成。不用木石。外向寫作菩薩天王。面面拱立。承以蓮花。花瓣外撐數尺。因以爲簷。刻劃玲瓏。生動如真。全未剝落。但丹堊漫漶。爾南篆書顏額曰。萬部華嚴經塔。每級高三丈許。階梯而登。首級有石碑八座。陷入壁間。暗不可讀。吹火照之。字體頗工。開列男婦數千百人姓名。別無隻字誌銘。中有忠勇校尉某。漢兒都目某。女直都目某。通事某。種種名色。姓名類多中華氏族。其女直姓名者。十之一爾。傍及婦人。或稱妻某。或稱娘子某氏。或稱某娘。俚俗可笑。頗似村氓所爲。其一碑署曰。萬部華嚴經塔。看經人數。紕首比邱。福州惠仁發宏誓言。如有情數。經爲看毗盧海印。定光寒願。眼恆無缺。陷諸苦惱。大地衆生。俱如普賢行滿。此外絕無紀載可考。彼地相傳。舊有石碑。備書修建始末。以金銀鏤錯其額。爲竊盜者取去。蓋傳聞失據久矣。上六級稍明。啓二牖以納日光。其間或東西向。或南北向。層層相間。絕頂第七級。中空如庭。中間無物。東首壁端大書曰。大金大定二年。奉敕重修。不言其自何代始。以此推之。疑其創于元魏高宗以後。壁間題署甚多。大抵皆金元人遺筆。多有墨蹟如新。而語皆粗鄙。重傳其真。不敢妄易一字。備錄於後。塔內都無佛像。亦無鳥雀窠巢。間有鴛鴦飛集于下。地多蝎子草。似麻而短。手誤觸之。痛楚不可耐。無異被螫於真蝎也。飯於塔下野田中。有蒙古人獻茶及熟黍米各一盂。跪拜甚恭。酬以肉炙。彼卽跪食其半。盡懷其餘。

樹于衣絮中，叩首作禮，頌謝而去，不辨其爲何等語也。整轡而行，又閱二十餘里，屯於歸化城之東南，可十五里，水旁途次，土室頗多，是晚大風陡作，不久旋止。

附錄華嚴塔題名

總管府判石仲玉至元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來遊於此。

今人同古人，殘月如新月，至正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劉拱同、鍾川二婦人同姐、隔姐題。

天堂路，大德二年五月初九日書。

欽差戴聰明，四川江安縣人，元統二年四月初八日來登。

尋真誤入蓬萊島，香風不動桃花老，採芝何處不歸來，白雲滿地無人掃，至治三年二月十一日書。

至元六年五月初三日，文山相國幕下相士三人到此。

大定十八年三月十二日，關西鎮戎軍樊典到此題。

豐州在城塔，至元十一年五月，豐州管水鴟提點王英、張伯川題。

大朝至元八年，西夏國仁王院僧惠善同進宣冲平五禪師到此記。

朱朝大明國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增廣生員段清字希濂，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，隸兵大舉，攻開堡塞，將一家近枝六十口殺盡，止存清一家大小五口，俯念斯文一脈，留其性命，恩人達爾漢帶回北朝，路逢房叔二人，段應明、段茂先，又遇妹夫石枚清、妻陳氏，男甲午兒官名段守魯，長女雙喜。

兒、次女賽喜兒、陳氏於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病故。閏五月二十七日，妹夫石枚帶甲午兒投過南朝去了。六月初八日留名。

去年曾醉海棠叢，聞說新枝發舊紅。昨夜夢迴花下飲，不知身在玉堂中。瑞伯書。

十八日己丑晴涼行十五里至歸化城。城爲蒙古之要地，設官鎮守，其廣如中華之中縣。南關顏額上爲蒙古書，不能曉。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，字亦左行，用蒙古式也。以嶺名翁阿而知之。城中有瓦房一所，磚壁堅緻，官設糧倉也。餘者土室而已。空地居半。城南民房稠密，數倍於城內。駝馬如林，間有驢騾，其屋皆以土覆頂，貼對皆漢字，窗戶精好。其人男婦衣帽無別，惟婦人則以珊瑚馬腦相疊作墜環懸耳，銳其下長寸餘，卷黑布如筒，貫髮其中，垂於兩肩，亦有耳垂兩環者，亦有項帶銀圈或數珠者，亦有紅錦作帕或作人字分貼項後者，最重其帽，以露頂爲羞恥。俗最尊信喇嘛，廟宇林立，巍煥非常。其製類西域之天主堂，多用白布書番經懸于長竿之上，風中飄颻，若旗幟然。中一廟尤壯麗，入門金碧輝煌，爛然奪目。廣廈七楹，柱施丹雘，正中直上如斗頂，及四壁皆畫山水人物鳥獸雲霞，神佛宮殿，非中華所見，亦類西洋畫。中間一僧披黃衣，袒右臂，巍然南面而坐，所謂庫土克免，猶華言活佛也。其僧自言能憶數世生身軀殼，雖易其靈不昧。此僧生於臨洮之和州，則猶內地，然不能漢語，詢其年纔二十有二，貌莊氣靜，類有道者。無論貴賤，皆免冠三叩首，謁其座前長跪，其僧用手撫其頂，以此爲禮。遠近信奉若神，不知其操何術也。婦人來叩，擇其美者寢焉。次早夫婦盛飾同至座前叩謝，自此其夫不敢近，恐懷佛孕也。俟天癸仍至，乃

敢再合。土人言昭君冢在城南。高阜巋然。望之可見。遂策馬往觀。道經一河。廣二三丈。水可及髀。古之黑河也。岸邊菖蒲特盛。茨菇次之。有白鷺孤立水濱。忽見死人三四。和衣被僵于荒郊。蓋其俗死即棄之。無掩埋之禮也。行三十里至冢前。冢高三十餘丈。廣徑數畝。其南琉璃碎瓦堆積滿地。意舊有祠宇宮殿。惜無碑碣可考。止存二石虎石馬。色黑一石獅。色純白。又有石幢一。刻蒙古書。豎旛於上。舊傳塞草皆黃。惟昭君冢獨青。故名青冢。今身履其地。目擊凡草皆青。一望無別。傳聞不可盡信。大抵若此。然或草衰時有異。亦未可定也。冢巔有土人壘土作小方亭。藏畫佛及零碎紬布豆麥於中。以土坯堵其四面。冢旁有大柳樹一株。塞外所未經見。其根分而爲二。相去三尺許。去地數尺。復聯爲一。骨去皮存。若香片然。廣徑丈餘。偃臥數丈。濃陰覆地。蒼翠撲人。樹杪有鳥。如長嘴鳥而較大。二雛伏巢中。尙不能飛。大已如雞。從者戲取之。其母驚飛鳴繞。如將攫人。命釋之而行。未及數武。卽投巢鳴作聲。若相慰者。歸途大雨四合。有物如正練。從地而起。奮迅盤旋。直入雲際。頃刻濃陰如墨。雷電交作。意其龍也。如是者凡三見。疾馳至屯所。僅被微雨。霈衣稍濕。旣而雨過復晴。偵者言前路水草不繼。苦無識途者。適囑爾囑國貿易者二人至城。主帥馬公。修公。索公。召入帳中。親解衣。相賜之。遠人悅服。頗爲前導。是晚蒙古諸都統。彙送羊八百口。犒師。以禮辭之。夜月甚佳。庖人以菜腐進。食之似八珍。然得詩一首。

題昭君墓

雲陽苦霧當晝黑。長信秋風晚悽惻。漢皇真不及單于。營繕佳城埋國色。崇邱深壙巍然存。有青豐草

圍青痕。珠襦周匝玉匣固。至今香骨猶當溫。中華佳麗薜花盡。一坏萬古留乾坤。沙場金屋何厚薄。月明彼此愁黃昏。胭脂山崩黑河竭。穹廬終不祧芳魂。我來弔古徘徊久。手扶蓬蒿奠卮酒。此是紅顏最幸人。椒房永巷無其偶。并勝中宮老白頭。黃貂新室稱文母。

十九日庚寅。晴明酷暑。三軍俱市易駝馬。屯營不行。蒙古守土官具禮上謁名。帥延之。款宴而去。聞城中有古碑。因往讀之。然碑文字多兼多舛誤。亦有辨駁之文。繁不及寫。步至城南關壯繆廟。有老僧閉關誦金剛經。其頭亦留短髮。鐵箍束之。被髮齊眉。乃湖廣武昌人也。姓闕。名邁。十二歲時。蒙古兵隨大兵下湖南。被掠至此。已四十年矣。雖爲僧。亦仍有妻。與之言。因談及此方風俗。父死妻後母。兄弟死各妻其妻。子死亦妻其婦。誠如中行說所云。惟犯姦者仍有禁。較重于中國之法。且言二十年前。曾于西南五十里外。河干見一古碑。乃唐振武節度使墓銘。惜不能舉其名。亦不復憶其地。午歸營。雷雨大作。未久卽止。隨後晴霽。夜有蚱蜢無數。集于帳幄。

登歸化城納涼望陰山作

遠觀孤城疊翠浮。大荒形勝此山留。半天高截來鴻路。萬古寒凝戰士愁。對面石欹蹲怪獸。蜚胸雲出奮潛虬。斜陽屏障蒼茫裏。有客披襟獨倚樓。

二十日辛卯。晴明酷暑。屯營不行。

二十一日壬辰。早微雨時作。行十餘里。登陰山之麓。憩蒙古氍毹。旁見婦人皆跣足。女子年十許歲。猶裸

其形入山十餘里。山坳有大墳。四圍作城。南向設門。圓其頂如橋梁。中爲方亭。亭中有大家。冢上作屋。亦圓其頂。以碧琉璃覆之。意必王者陵寢。不知何代遺跡也。其旁多芍藥花。滿山開遍。白九紅一。俱單葉。香似蓮萼。有荳花金雀黃刺梅水木樨。夾雜道左。杏樹尤多。結子如彈丸。已可取食。又有一種白花。叢生數十朵。攢簇類野薔薇。而無香。有一種深黃花。其葉酷似沃丹花。圓如金釧。又有樹。其葉大類櫻桃。皆不知其名。行上高嶺。名翁阿嶺。又名都楞打八。意李碑所謂捷徑故道也。直上十餘里。山石皆作五色。或赤如赭。或綠如瓜。或白如雪。黃黑間之。雖高不陡。尚可騎行。有亂石堆。高數十丈。其上器械如林。有鎗刀弓矢。鋼叉方天戟。盔甲旌旗。旗上或畫佛。或畫虎。或畫大龜。或寫番經。凡蒙古人過此者。必攜一物置其上。叩首而後敢行。聞歸化城守土之官。春秋必以牲牢致祭。不知其何神也。既至山巔。怪石插天。兩崖壁立。石路一線。曲折而下。如直入重泉。不知其所底止。臨崖一望。心動股栗。路旣偏仄。石復動搖。人馬踐之。岌岌欲墜。有隨足圓滾而下者。其不顛仆也幾希。如是十五里許。方至山麓。迴望天門。劃然屹立雲際。鳥道縈之。忽斷忽續。忽隱忽現。絕險奇觀。化工特造。海內之所僅見。方信一夫當關。千人辟易。非虛語也。山下道平如砥。清泉湧出。流爲小溪。有井三四口。散列路旁。有刺蝟伏草間。午餘晴皎。酷暑如焚。又行五十餘里。屯昆都勒河。日已暮矣。有水瀟瀟流草間。頗涼且甘。飲之如得甘露。是日大軍以翁阿嶺險絕難行。分而爲二。一半由此路。一半折而西。由烏斯兔入峪。其地稍平。而過河凡十二道。復至屯所。合兵縛炬屯營。夜分始臥。得詩一首。